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九十七回 陰秀蘭偷情釀禍 高世德縱僕貪賊

話說陰秀蘭隨了孫婆到後園去搗瓜。其時天色將晚，正值那鄰居姚蓮峰在牆頭上摘蔥，瞥見了秀蘭，險些一個倒栽蔥跌下去，連忙立定了腳。那孫婆問道：「姚三郎燒夜飯未？」蓮峰道：「乾娘，正要燒哩。」這乾娘兩字一叫，不覺提動了孫婆的念頭，一時見機生情，便趁勢把許多閒話兜住了。蓮峰、秀蘭便各相飽看了一回。蓮峰下去了，孫婆回頭看那秀蘭笑道：「你也好回去了，你那人正在那裡等你。」原來姚蓮峰是個俊俏後生。秀蘭道：「乾娘休要取笑。」孫婆道：「我取笑你做甚，這是正理。」果然陰婆來叫了秀蘭回去。那孫婆自回廚下安排夜飯，一面肚裡想道：「我不是呆麼，現放著眼面前一起好買賣不做！戴家這起煤，謝得我也不多。現在這起事，替他們成功了，少不得兩邊都有些撈摸。紀二郎處且廝瞞他。有理，有理。」不說孫婆自己鬼劃策。單說蓮峰見了秀蘭回去，心中不住的喝采道：「果然一個絕色女子，遠看不如近睹。只可惜物各有主，無庸妄想，況他又是正經人家的兒女。」蓮峰心王不定，吃了夜飯，卻去燈下趕要緊筆墨。你道什麼筆墨？原來曹州有個大家子弟，下了定錢，畫三幅春宮圖，等緊就要的，不得不替他趕緊。那知心之所至，筆亦隨之，畫了一張，臉兒活象秀蘭。越看越象，不覺大喜，便將自己的真容也畫在上面。喜孜孜看了一夜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不過紙上作趣，也不算傷陰騷。」

次早，蓮峰起來，鋪設店面方畢，只見孫婆進來，蓮峰忙叫請坐。孫婆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老身要煩三郎畫幅手卷。」蓮峰道：「乾娘要畫花卉，畫人物？」孫婆道：「我要畫熱鬧些的故事，便是西施配越王罷。」蓮峰笑道：「乾娘差矣，西施配的是吳王，不是越王。我看不論吳王、越王，總是冲天冠，赭黃袍，畫來有甚分別。」孫婆道：「咦，虧你做了畫師，連吳王、越王的相貌都分不出。」蓮峰搖頭道：「這卻不曉得。」孫婆道：「吳王是個俊俏小生模樣，那越王尖嘴高鼻，活象個獼猴精。」蓮峰便笑道：「既如此說，那越王如何配得過西施？乾娘，你這頭煤替他們做錯了。」孫婆笑道：「你這呆子，他豈是我做煤的？若教我做煤，早已不錯了！」說罷便走，蓮峰道：「乾娘到底要畫不要畫？」孫婆帶走帶說道：「你要我話，我去書香人家問個明白再來話。」蓮峰暗忖道：「他這般言語，分明來作成我，只是我豈可乾此虧心之事？」

孫婆回轉家裡去了，秀蘭早已梳妝好了，在孫家裡。孫婆一見便道：「你不在家裡陪伴那人用早點，倒來我這裡做甚？」秀蘭笑道：「他兀自睡著哩。」二人上樓坐了，秀蘭拿出新做的繡鞋一雙來送孫婆。孫婆接了喝采不迭，稱謝了幾句，便道：「秀姑，你要時新花樣，我倒尋了些來，你看看何如？」便將出一張枕頭花樣，看時乃是過牆梅。秀蘭喜道：「這卻不曾見過，乾娘那裡畫來的？」孫婆道：「便是間壁姚家裡，我看他方才畫的，因其式樣好，便描了一張來。」秀蘭道：「是那個姚家？」孫婆道：「就是昨日牆頭上摘蔥的那個小後生。」秀蘭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他。他為何也叫你乾娘？」孫婆笑道：「這事久遠了。我從小看他大的，他自小拜我做乾娘，今年九歲了。你來此只得一個月，自然不曉得。」秀蘭道：「他雖叫你乾娘，想來亦不甚親熱。」孫婆道：「怎見得？」秀蘭道：「他如果親熱，為何這一個月來，乾娘這裡影也不打。」孫婆把腳蹬蹬樓板道：「他時常在這樓上的。這兩日因你在此，他不便來。」秀蘭默然無言，少頃去了。孫婆想道：「他二人話多有意，此事可成。」心中甚喜。

次日，正值孫大光三七之期，延僧拜忏。適值紀二同戴春也揀了這日起早動身，到曹縣收賬去了；秀蘭隨了陰婆，到城隍廟燒香去了。孫婆早一日向陰婆借那猴子，到間壁去央姚蓮峰照應門前，並料理道場之事。孫婆回到後軒，收拾一切。少頃僧眾到了，姚蓮峰進來幫辦一切。又是片刻，那猴子來討茶葉。孫婆教蓮峰道：「三郎，替我到樓上去一取，茶葉在窗口桌上。」蓮峰應了，便上樓去。孫婆自往廚下去了。

正是禍事臨頭，奇緣偶湊。秀蘭同母親燒香已畢，陰婆道：「秀兒，你乾娘今日有事，你先回去幫幫他，我從土地廟一轉便來。」秀蘭應了，便先上轎回到鶯歌巷。門前住了轎，見自己大門閉著，便叫轎夫回去，少停來領轎錢，自己便過孫婆家來。正值和尚在那裡法鼓鑼鈸兵乒叮咚的敲打。秀蘭進了後軒，不見孫婆，只道孫婆在樓上，便挪步上樓。正值姚蓮峰取了茶葉將要下樓，與秀蘭迎面相覷，把個姚蓮峰吃了一驚，驀然想到春宮畫上的情形，一個寒噤，登時酥軟了，倒退幾步，跌在椅子上。那秀蘭在樓門邊也酥了。蓮峰知不是頭，要想走，卻吃秀蘭礙在門邊。秀蘭也想迴避，不知何故，那兩隻腳只是不肯走。兩個人眼目迷離，頃刻間心不自由，秀蘭不覺移步進前，只見那姚蓮峰身邊，便是孫婆的牀。那蓮峰也不覺漸漸的立起來了。

這時節，那孫婆還在廚下，想那姚蓮峰還不下來，只道他茶葉尋不著，正待叫他，卻值那猴子買些果物進來，道：「二姑娘先來的了。」孫婆道：「在那裡？」猴子道：「此刻又不見了。」孫婆便有些覺得，放下廚刀，搶上扶梯。到了樓門邊，卻不見姚蓮峰，暗驚道：「真個有些奇了。」又想到：「且慢撲進去。」立了一回，張見兩個人整衣出牀，孫婆忙掩進去，佯作大驚失色之狀道：「怎麼？你二人不是害了老身！」兩人一齊大驚，跪下道：「求乾娘方便則個。」孫婆怒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」說未了，只聽見門前陰婆轎子回來了，正在那邊開門，二人愈急。孫婆道：「這個干係我擔不起。」二人只是哀求，孫婆轉笑道：「你們要我方便，我想此事一不做二不休。」對秀蘭道：「你自然是還要到我家來的。」對蓮峰道：「你自此不來也罷了，你若再來的呢……」說到此間，沉吟不語。蓮峰沒口的應承道：「親娘，你作成我，我兒子重重的孝敬你，先送上五……五……五兩。」孫婆道：「你只須從那矮土牆悄悄過來，不必門前進出，我替你們瞞得實騰騰的。」二人大喜。孫婆又對秀蘭道：「這付重擔子，是你作與我挑的。」秀蘭也沒口應承道：「娘救了我，我終身不忘記你。」又說了許多孝敬的話。孫婆便教蓮峰快下樓去，從土牆跳回。孫婆笑著對秀蘭道：「此事你娘前瞞他不得，倒是實說的好。又須關會你娘，紀二叔處說不得破。只有一事，那姓姚的並無家資，你娘苦也要想他些，他卻供應不起，便索性不來了。」秀蘭道：「這事倒容易。」附著孫婆的耳朵道：「只消我向那戴家的取些貨來，挪掩就是了。」孫婆道：「甚好。只是你在戴家面前，露不得絲毫馬腳。」秀蘭點頭，便等孫婆取了茶葉，一同下樓。

陰婆已經過來了，會談，幫忙。不一時僧人齋供，陰婆、孫婆、秀蘭都在堂門口看和尚。那八個和尚嘴裡同聲念著：「？，嘛嚕？，嘛嚕鉢南嘛嚕，鉢南嘛嚕，娑摩訶。」那六隻眼睛輪流不住的只看秀蘭。孫婆轉到他兒子棺前，悲慘慘的哭起來，陰婆、秀蘭勸解一番。到下午道場散了，消磨一日。這裡秀蘭、蓮峰自然借孫婆處日日山會。陰婆有些需索，秀蘭自會替蓮峰打點。如是數日，紀二、戴春自曹縣回來，冥然罔覺，安然無事。

忽一日，戴春上街，走過盡情橋，恰巧撞見一個起禍的冤家。是戴春舊日的一個幫閒。本城人氏，姓烏，小名阿有。上年往東京買賣，與那個沒頭蒼蠅牛信曾相認識。那牛信與富吉又是至好。當時富牛二人隨了高衙內赴任。那日富吉在鶯歌巷撞見了陰婆，又聽得紀二這樣言語，便回到衙門房內坐下，喚幾個做公的進來問道：「你們可曉得鶯歌巷內畫店西首第二間，是怎樣人家？」公人道：「說起這家，小人們也曾去打聽過。那家是個戴員外名春的外宅，別無閒人進出，所以小人們不好冒昧。」富吉道：「戴春是什麼人？」公人道：「是本城第一富戶。」富吉暗暗點頭，教公人且退，心中暗忖道：「陰婆子這廝好刁猾！」正想設法破他，只見牛信過來敘話。富吉就說起陰婆之事，牛信道：「這事容易，消停一月半月，定有法子。」

過了一月，那牛信撞見了烏阿有，便邀酒樓敘話，說到陰婆，那牛信便將陰婆底裡一一的說了。烏阿有正為戴春這事妒忌記明，一聽此話，驚喜道：「他原來如此！他家還有一事，被小弟撈著了。」牛信亦驚喜道：「何事？」烏阿有也將秀蘭、蓮峰之事一一說了，並道：「這是他家買動的小猴子漏出來的信。」牛信暗喜，便一同去見富吉。富吉道：「妙極，巧極。烏兄，依小弟之見，如此如此而行，必然到手。」烏阿有會意了。

那日在盡情橋遇見戴春，便叫道：「二官人！」戴春也招呼了。烏阿有道：「前面酒樓借話。」戴春便同到酒樓上，坐定了，閒敘了一回，烏阿有故意一說兩說，引到紀明，便道：「二官人，你道他是什麼人？」戴春道：「他是先君的舊相好。」阿有便冷笑道：「你曉得你那新岳家姓甚？」戴春道：「說是姓楊，莫非姓錯了？」烏阿有只是格格的笑。戴春道：「烏兄端的為甚事

笑？」阿有板著臉道：「咳，不是小人多說，我同二官人情分不比別個，但說何妨；你岳家實是姓陰。紀老二將如此如此的人家廝瞞二官人，捏稱什麼書香。這還不打緊，還有一事，實在不便說。」戴春聽了這話，大怒道：「竟有如此，烏兄還有何事，老實說不妨。」烏阿有道：「他通同孫婆子，引你那如嫂夫人，和那姚畫師來往。小人方才聽得此言，心裡不平，想二官人豈是當龜的人，所以直言相告。」戴春大怒道：「紀賊，我待你不薄！怪道那賊賤人，時常到孫賊婆家裡去。」便要去捉奸。烏阿有道：「二官人精細著，捉賊捉贓，捉奸捉雙。二官人今日胡亂撲進去，萬一那人不在樓上，不是弄壞事了？據我想來，方才那傳信的人，我正好教他作耳目。只是那紀賊一身好拳腳，二官人此去，恐枉吃了眼前虧。」戴春半晌無計。烏阿有道：「二官人若須相助，小人處倒有一人。」看官，這個人卻一時不大猜得出，便是上年在玉仙觀，被陳麗卿打壞的那個烏教頭。戴春甚喜。烏阿有使教戴春老等，急忙到了府衙，邀了烏教頭，同至酒樓相會。烏阿有道：「孫婆子不打緊，惟有紀明那廝須得教頭敵住他，二官人領我二人進去捉拿就是了，我們三人日日准在此地友近相聚。」言訖而散。烏阿有道：「還有一計：二官人從此竟不必回去，差一人到鶯歌巷去，只說親友家有事相留，改日方回。」一面差人回去。

當日，阿有、戴春別了烏教頭，回到院子人家去吃酒飯，睡葷覺。次日起來，閒遊一回，走到昨日相會的地方，烏教頭已在，一番茶酒。不料事出湊巧，即日得了喜信，三人便飛也似進了鶯歌巷，撲進孫婆家來。孫婆見他們雄赳赳的搶進來，當先便是戴春，情知不好了，大聲叫道：「阿呀，什麼人來了，快走！」言未畢，早吃烏教頭順手一交推倒。恰好紀二在那頭巷口閒步；不在孫婆家裡。眾人一哄進去，可憐一群狼虎隊，衝散鳳鸞儔。那秀蘭、蓮峰正在情酣，猛聽得孫婆大叫，驚得豁地分開。戴春搶上樓去，便照秀蘭臉上老大一個耳光。阿有上來，不見了蓮峰，大驚。不知蓮峰閃在樓窗暗邊，一時遮著不見。樓上喧得一團糟。

那巷口紀二聞得喧傳出巷，急忙飛奔回來，飛身進內，見孫婆正在那裡掙扎。紀二忙問其故，孫婆不能回語。紀二便搶進去，見那烏教頭正在上樓。紀二趕上去抓，那烏教頭翻身便鬥紀二。原來紀二雖有幾分拳勇，卻不是烏教頭的對手。那陰婆在間壁，只聽得間壁女兒的哭，戴春的罵，又有無數聲音的喧嚷，一片價鬧個不住，大吃一驚，情知壞事，飛奔過來。到扶梯邊，只見那紀二和一個大漢廝打，只叫得苦，那裡敢上去。紀二連叫：「我是紀明！」那大漢只顧打。戴春聽見紀二，怒從心起，便撇了秀蘭來打紀二。烏教頭一讓，倒鬆了紀二一步。紀二不知所以，瞥見了蓮峰，便去抓蓮峰。阿有也看見了蓮峰，把蓮峰聳到樓門口。烏教頭仍去推打紀二，紀二一個踉蹌，滑脫了，蓮峰順勢一倒。把那赤條條的一個姚蓮峰，腳在上，頭在下，認真一個倒栽蔥跌下樓去。孫陰二婆一齊大叫道：「打殺人了！」烏教頭一聽，便下了樓，大踏步去了。阿有也忙下樓去。紀二不知就裡，只呆看著戴春。戴春指著罵道：「從今識得你是賊！」慌忙下樓。孫婆急叫陰婆抓住戴春，陰婆抓個不及，吃他走了。紀二也昏頭腦的走下樓來。秀蘭穿了衣服，紅著兩隻俏眼，也下來了。這間屋裡，總共除去過，淨存人陰婆、秀蘭、孫婆、紀明四個，外姚蓮峰屍身一個不列賬。四人陰錯陽差的互相埋怨，愁作一團。那阿有到茶坊裡去等戴春會話。均各慢表。

且說烏教頭一逕回署報知富吉，富吉笑道：「今番看你這班烏男女逃到那裡去！這起官司，怕你不投到咱家這裡來！」原來那本府高大老爺高世德，自到任至今，已近三月。但知行樂飲酒，並不整飭公務，一應大小事宜，全憑門上富吉播弄。每日高世德也要落僉押房一次，瞎七瞎八的也算看稿，並不曉得什麼案件，胡亂畫個行字。若有囑托富吉之案，富吉先行抽出，不在僉押房造閱，另送至內書房，逐件指點，教世德授意幕賓，無不照辦。所以衙門內外，上上下下，倒不畏懼高世德，單只奉承富八爺。

那一日世德正在僉押房，忽投進首縣河澤縣公文一角。富吉暗笑道：「戴春的事來了。」站在世德貼身背後，看世德拆開公文。富吉在後看時，乃是天河樓前民人錢士霄，呈報和尚毆傷錢泰聚身死，凶身、主唆逃避無獲一案。上寫：

「據民人錢士霄呈稱：身父錢泰聚，因事出城，在擲金山下，被姑表兄和尚用小刀毆傷身父左脅致死，有同行家丁李三、王四見證。伏思和尚與身父並無仇隙，惟有居住大義坊之戴全與身父積怨深仇，而和尚係戴全心腹，畜養多年。其為戴全主唆，和尚殺人無疑。等情。據此，除驗明屍傷外，當即拘提兇犯，均屬潛避無蹤，現在勒限嚴拿。合將錢泰聚斃命情由，填明屍格，先行詳報等因。」

富吉看了暗想道：「戴春係大義坊人，這案內戴全莫非就是一家，休管他，此案定與他有些交涉。」便出去打聽了全春二人是怎樣眷屬，心中暗喜道：「倒也湊巧，有了此案，要收拾戴春便容易了。」

不日，又接到河澤縣詳文一角，投進門房，富吉拆開看時，方是戴春呈控紀明等因奸斃命之案。富吉看罷想道：「倒也辦得好。我初意要把陰婆子辦作流娼，顯我手段。那戴春自然是個窩頓流娼、誘姦捉奸的罪名了。只嫌辦法太狠，怕得沒轉灣處。如今開脫戴春，輕責陰婆，倒也活動。」便將詳文親送內書房，回本官去了。

看官，戴春這案，縣裡怎樣辦式？原來戴春那日捉奸之後，烏阿有在茶坊等著。戴春一到便要去遞呈子，阿有道：「且慢，二官人可認識雪橋頭的眼鏡王三麼？」戴春道：「我曾會過他，端的是一位好訟師，我們何不去尋他。」阿有道：「我想過了，非他不可。」二人便同往雪橋頭。只見王三剛巧送一個縣中的值堂房書辦出來，烏阿有上前道：「運氣，先生恰在府上。」戴春也上前相見，王三邀入遜坐。敘茶畢，王三開言道：「戴兄冒暑而來，定有見諭。」戴春道：「有事費心。」烏阿有坐在王三上首，便將兩臂撲在茶几上，對王三耳朵悄悄的從頭至尾說個明白，又道：「吃藥不瞞郎中，這些都是實情，總要先生做主。」王三聽畢，板著那張臉，一手不住的捋那兩根狗嘴須，沉吟半晌道：「這事費手腳了。」阿有道：「總要先生費神擺佈，戴兄說過重謝。」戴春嘻著一張嘴道：「總要費心，決然重謝。」王三道：「都是相好，這倒並不為此。」又想了一會道：「做是有個做法，只是此案情節太多，忒費幹旋。小弟刻有要事，二位少停再來。」

戴烏二人起身，王三送至門首，忽又道：「烏有兄請轉來。」只見阿有、王三二人說了好一回。阿有笑著點頭，別了王三，轉身轉來迎著戴春，教戴春先封個潤筆之費。戴春便同阿有回家，封了八兩銀子，到白石街前飯館中吃了酒飯，轉至王三老家，送上筆資。王三接了稱謝，便將做就呈稿放在桌上，一手按著，一手指指劃劃的，對戴春說道：「此事只得幹辦，紀二那節詐偏媒事休要提起，就是那婆娘也不必提破他姓陰。」戴春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王三道：「且聽我說來；那紀二這場人命，竟做他妒奸殺奸。若務要說破那節媒事，必須提出什麼流娼不流娼，情節太支離了。即使戴兄辨得明白實不知情，究費周折。那陰楊兩姓不關緊要，詞內敘他姓楊，也有個主見在內；萬一到官時審出他姓陰，戴兄只知姓楊，也顯得戴兄不知情。」烏阿有道：「先生真是高見。」王三便把呈稿付二人看了。戴春問道：「舍間是大義坊，先生這呈內為何單稱鶯歌巷？」王三道：「你在鶯歌巷捉奸，自然應住在鶯歌巷。況且令兄現在這起命案追捕甚緊，令兄是大義坊戴，你呈內著又是大義坊戴，你不怕有老大不便處麼？」戴春連稱「是極」。

即日赴縣具呈，次日檢驗，另日審問定案具詳，一切內外，均是王三轉托值堂房劉六先生照應。那劉六先生便是方才王三送出門來的縣裡朋友。此人在縣裡最為響當，裡面門僉線索，外面差役公人，呼應極為靈驗，所以縣中竟照原呈大略定勘：紀明擬絞監候，孫周氏、楊田氏、楊秀蘭俱杖決枷贖，等因具詳。出詳之日，劉六先生一篇大賬，通連內線，著疊外場，一應計共須銀二千四百六十三兩。戴春如數找清，外又重謝了劉王二人。那烏阿有到劉六處去分了二釐頭的引進禮。都不細表。

且說陰婆自從縣裡吃了官司，情知富吉老虎般的盤踞在府街等他，可想逃得過，只得人上挖人，向富吉磕頭賠罪，又教女兒千嬌百媚的去奉承他，又送上許多孝敬，方舒了富八大爺的氣。那烏教頭原呈抹煞，縣裡不許供攀，竟是事外之人。那紀二可憐有口難言，竟屈打成招，坐了死罪。

縣案一完，獨有那戴春財多為累，又因哥子戴全遭了無頭命案，富吉見機生情，一心要牽連他。當日接了縣詳，便親身造內。只見高世德正在飲酒，富吉將文書遞上，便指使從人走開，悄悄的對官說了許多情節，便教世德交幕友駁詳提案。不數日，卷宗人犯解到，候訊。次日，即懸牌傳審。富吉便密差心腹人向戴春說道：「本府出東京時，早訪得楊氏本姓是陰，今日提訊，立意要辦你窩頓流娼、誘姦殺奸的罪名。」戴春聽了，嚇得魂飛天外。那人又道：「你如肯將戴全與錢泰聚起釁緣由，老實供招，本府便肯

超豁你。就是富八爺，也好在官前極力包含了。」把個戴春的魂靈重複叫回，喜出望外道：「這有甚使不得，他的事盡在我肚裡，我對官人老實說便了。」

那人便去回覆了富吉，富吉便傳令伺候，帶齊人犯，聽候本府審問。那本府高世德將次出堂，在內廳炕上向隨從人道：「你們都退出去，叫富吉進來。」左右一齊退出，一片聲叫道：「喊富八爺！」富吉突起個大肚皮，慢騰騰走上廳來一站。世德道：「那件戴春的案，今日不是要問了麼？」富吉道：「伺候了，老爺可會意？」世德道：「你前天說什麼流娼不流娼。」富吉道：「那事不打緊。那楊田氏，老爺只問他女兒通姦是知情的，待他漏了口風出來，再通問下去。那孫周氏，也好問他誘姦等情。那戴春，老爺只要說他不安分，不愛廉恥，紀二、姚蓮峰是你平時縱放的麼？這樣問下去，看他怎麼供。只是還有一事，老爺不要忘：那戴春有個哥子，名叫戴全，就是前天毛和尚案裡的要犯，現在逃匿。老爺須在戴春身上問個下落，也見得老爺精明。」世德道：「那個我會得，他如不肯實說，立斃杖下就是了。」富吉道：「那也使不得。只要他說哥子畏罪潛逃，就好提戴全的兒子監追了。」言畢，世德立起身來。富吉退出，快快先走幾步，高叫道：「喊伺候！」只聽堂外齊聲答應，宅門大開，三聲點響，軍牢健步吆喝三通。只見高世德簇簇新新大紅圓領，腰圍玉束，頭戴烏紗，暖閣當中坐下。經承書辦手捧案卷到旁，並將各犯名單呈上。

高世德坐在堂上，暗暗的把富吉吩咐的話想了一回，便提起硃筆在戴春名姓上點了一點。經承便喊一聲：「戴春！」只聽得兩班衙役數□人，一片聲「戴春」叫個不絕。只見戴春七撞八跌的走上堂來，案前跪下。世德問道：「你是戴春麼？」戴春道：「小人戴春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弟兄幾個？」戴春道：「小的只一個哥子，名叫戴全。」又問道：「他那裡去了？」戴春便直口的供道：「他和那案內的錢泰聚有切齒深仇，因錢泰聚那年和小人的哥子比較拳棒，錢泰聚用重手點壞了哥子，病經一年，哥子因此懷恨，……」世德拍案喝道：「有如此人命重情，你早為何不報官？」戴春道：「連日小的吃人命官司，忙得緊，不管閒事，不曉得他那裡去了。聞知他的兒子戴默待，在西門外狹道巷，何不喚他來問聲。」世德便喝道：「下去！」隨將硃筆點了楊田氏。只見陰婆上堂，世德問道：「紀明、姚蓮峰在你樓上與楊氏通姦，好不安分！」陰婆聽了這話，全不接頭。旁邊經承回官道：「這人是楊田氏，這件通姦打人之處，是孫周氏的家裡。」世德道：「原來不是他，出去罷。」又點了孫周氏。孫婆上堂跪下，世德道：「本府在東京時，知道你是個流娼，如今你又到曹州來乾這個不愛廉恥的買賣麼？吩咐掌嘴！」弄得孫婆一點不懂，不知官長說些什麼。左右不分皂白，就將孫婆揪轉頭來，一打四□。經承在旁，亦不知道孫婆是什麼人，亦不敢多說。

此時富吉在宅門後聽得明白，連連頓足道：「這樣不中用的東西，怎麼做官！」便叫隨人回官道：「內衙有要事，請老爺退堂。」世德即忙起身，兩廊一聲吆喝，各自退回。富吉假傳內諭，著經承敘牌稿，差拘戴全之子戴默待，監追兇犯。又邀同牛信去尋烏阿有，告知戴春，說今日之審，官府□分庇護，須得怎樣數目。戴春甚為情願，立刻辦齊赤金三□條，每條重□兩，交與富牛二人，並道：「這點薄禮孝敬官長，牛五師爺同富八大爺，小可改日重謝。」原來牛信、富吉是高世德極親近的密諜，那時一做官，便派牛信賬房管總，派富吉為稿案門上，所以二人大權在手。此時接了金條，回署平分社稷，花了一千餘文，買些水禮，送了烏教頭，只說是戴春送的，「我們二人還沒得你這副的好看。」烏教頭快活已極，向二人稱謝不了，承關切、承照應說個不已。二人得了金條，並不送官。外面謠言知府貪贓，實在世德並無絲毫到手。富吉得了這贓，便將戴春這案擱起，單把毛和尚案差兩起公人；一面先提戴默待監追兇犯，一面嚴拿戴全正犯。

那戴全聞知錢泰聚被毛和尚刺殺之後，心中大喜，暫避西門外義友家中。那義友替他暗地打聽信息，續後曉得錢士霄指名告他，又聞得戴默待拿去收禁，還要密拿正犯。他得了此信，便高飛遠颺的去了。

一日，公人拘得戴默待到案，富吉便向他需索一切。過了幾日，漸漸淡來，所有追拿一案，亦無非應名比較，把幾個公人的屁股晦氣而已。

一日，世德正在後花廳同兩個美妾飲酒取樂，外面忽飛報梁山兵殺來。世德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。眾人忙上前急救，已是面如土色，絲毫餘氣，究竟不知救得轉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